

國史纂論

七

リ 4
4250
7



門 伊 4
號 4250
卷 10-7



國史纂論卷之七

長門 山縣 禎 編

元弘三年秋八月。大賞諸將。足利尊氏為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弟直義遠江守護。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守護。子義顯越後守護。脇屋義助駿河守護。楠正成攝津河內守護。名和長年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播磨守護。尋奪則村職。賜以佐用莊。尊氏初名高氏。至是賜御名一字。以寵之。
建武元年。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置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寄
磯貝靜氏

國史纂論 卷之七

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其事。秋七月，北條時行時高子作亂，進攻鎌倉。足利直義距戰，敗績。時行乘勝進直義奉成良親王西走。時行破鎌倉，兵勢日熾。尊氏苦請往討之，詔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東國。帝不聽，更任征東將軍。尊氏怒，不辭而發，遂與直義擊時行，破之。進入鎌倉。帝遣藏人頭源具光召還之。尊氏不奉詔。冬十月，尊氏自署征夷將軍、東國管領。遂據鎌倉。及十一月，以尊良親王為東國管領，賜節力。于新田義貞往討尊氏，詔削奪尊氏等官爵。義貞與

尊氏兵戰于矢矧，走之。十二月，義貞與足利直義戰于手越河原，大敗之。脇屋義助、大友貞載、鹽屋高貞等奉尊良親王與尊氏戰于竹下，敗績。貞載、高貞降尊氏。官軍大潰，退屯尾張。召新田義貞還京師。尊氏躡官軍後，西上。義貞走還京師。帝奉神器及二法皇幸延曆寺。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尊氏進入京師。

安東守約曰：高時已平，天下拭目以觀新治。宜開初鴻業，闡明徽猷也。奈何寵准后，賞尊氏賄賂公

行刑賞失措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垂涎朶頤遂
弑太子以及於是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准后
有以啓之也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
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
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
又曰元弘恢復倏得倏喪之其失安在曰知復天
尊下而不知反古故也曰古政如何可以反之曰在

乎用人當是之時人才濟濟將相之器頗備誠能
不問門地以舉賢則古政何憂乎不反乎夫官人
以門地中世以降之弊也恢復猶興國也宜芟除
舊弊以新天下耳目不務出此乃拘拘焉廢株是
守宜乎倏失之也

青山延子曰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
顧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
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鎮
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

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此其所以大業不終止，偏安歟。

禎曰：楠正成，忠勇謀略，元帥之器也。首唱義，屢挫勅敵，功亦大矣。赤松則村收復京師，新田義貞殄滅鎌倉，其功亦不在足利氏之下也。而帝殊寵尊氏，以重賞以啓他日之禍者，何也？蓋尊氏狡奸結帝寵姬，階此以進而帝既惑乎准后之寵，則莫言不聽焉。尊氏所以得志，蓋此之由也。已吁嗟！帝心一陷溺，於是乎是非貿亂，措置顛倒如

此以再失天下，可勝歎哉。

尊氏遣使齎書告楠正成曰：某本無貳心，因義貞之讒而得賊名耳。足下若與我當奉以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因合力誅義貞，夾輔王室，不亦可乎？正成對曰：知足下之反，既久，人可欺而天不可欺乎？大丈夫不能剪除逆賊，寧觀不義之富貴乎？乃奏尊氏書及其言，帝義之。

村田通信曰：正成剛忠，不可以利祿動之。尊氏誘之以五畿六州，其不知正成亦甚。

赤松則村既禡播磨守護職因大懷缺望及足利尊氏東征遣子貞範從之尊氏亦陰通逆謀尊氏之逼京師也則村與細川定禪率兵會之尊氏授以播磨守護職則村乃與定禪大敗官軍於山崎追至京師既而尊氏敗走兵庫則村密說曰士卒疲弊難用不如遣細川族經營四國臣留扼中國而公入筑紫收士馬修器械徐圖再舉也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可倚賴且戰以旌旗為主自鎌倉滅持明院上皇內懷快鬱若請其院宜建錦旗以麾天下之兵莫不景從尊

氏皆從之

史論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為憤恚怨望磨牙搗毒肆其噬螫蓋由中興初政佞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徇四國略九州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為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為也蓋則村志在功名

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爲不知名分
之所在良可惜也。

禎曰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况
有勲功乎大抵人主以恩義拊之則桀鷙武夫皆
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
延元元年春正月新田義貞楠正成名和長年等擊
足利尊氏於京師大破之尊氏西走二月義貞正成
追尊氏至攝津累戰破之尊氏及弟直義走筑紫正
成請急追擊之義貞不從五月尊氏收九州兵將舟

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而東上
義貞時在播州退屯兵庫馳驛以聞舉朝震駭乃命
楠正成赴援正成奏曰敵收九州軍勢猖獗以我疲
兵恐不能禦宜召還義貞而車駕幸山門縱敵入京
師招集畿甸兵塞水路絕糧運則敵必食盡兵困於
是前後齊進夾而擊之可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豈
不及此哉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願陛
下熟計之參議藤原清忠曰王師每戰必以寡勝衆
是皆天助非戰略也且節度使未與賊接鋒而退車

駕年再幸山門辱莫甚焉宜速使正成赴援帝從其言

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為失策曷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

禎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略不足是以網漏吞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追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正成發京師至櫻井驛以帝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戒以滅賊匡天下之言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接戰兵敗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自殺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內不宜自盡也正成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名垂竹帛不成

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時也。欲使一
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公之惠也。於是與弟正季相
刺而死。從死者五十人。帝悔不用其策。追悼不已。贈
三位左近衛中將。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
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
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
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
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

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
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
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簋。功垂成而震
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
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
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
一門。盛矣哉。

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髻髻孫吳。而忠勇

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鸞輿，首蒙推獎，斯則爲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

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安東守約曰：鸞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克。神謀妙算，高出千古。高時已平，尊氏兄弟爲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爲己任。鞠躬盡力，及其不可爲也，烈死殉國，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曰：有子有

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為美譚。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恢復。身殲軍務之勞。死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真可哀已。

兩森東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

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追。然彼亦截截論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禎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

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銳。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是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為也。正成忠勇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斷然可知矣。

八月。足利尊氏奉後伏見帝子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仍用建武號。十月。尊氏上書陽降。請車駕還京師。帝聽之。遷御華山院。尊氏置兵監衛。奪公卿以下官職。十一月。尊氏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以偽器授之。十

二月。帝潛出華山院。奉三神器。幸吉野。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衛。以吉野為行在。改元曰延元。於是南北有二帝。稱曰南朝北朝。

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夏鼎。秦璽。漢劍。不足比並焉。南帝傳神器有真矣。尊氏犯闕。則為賊。故別立帝。諉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為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

禎曰。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神武天皇之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以正閔真偽論矣。余以為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挾之以令天下也。然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真天子矣。此真則彼為偽可知也。既而尊氏逼帝。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乃造偽器。以授之。躬奉真器而南。則南真而北為偽。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

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故以此為正。則彼不得不為偽也。南朝雖微。承神器於祖宗。為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固自足利氏出。北帝乃贅旒而已。故有足利氏。則有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正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

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來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延元三年閏七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島軍。敗死之初。義貞拔越前府城。足利高經走保足羽城。北陸響應。四方義軍復起。義貞圍取黑丸城。高經恟懼。築七營以備之。會平泉寺僧徒叛。保藤島城以應。高經義貞分兵攻七營。藤島兵擾動。官軍乘勢攻之。不利。義貞聞之急。率騎五十間道赴援。高經遣兵三百救藤島。兩軍適遇。敵隱楯亂射。義貞兵不持排楯。

又無射手。士卒以身扞義貞。義貞欲馳突敵軍。從士中野宗昌止之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君以身徇之。無為也。義貞不聽。徑馳踰塹。馬躓而僵。適有流矢中其額。義貞自剄而死。年三十八。從士皆刳腹而死。時霧雨昏濛。故餘衆竟無赴援者。迨知其死。逃散略盡。北國不復支。

史論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胄。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疾風掃槁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

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衄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

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延元三年詔以源親房子顯信為陸奧介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親房為之輔九月船發伊勢海上遇暴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內海乃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輯東北諸國興國四年夏高師冬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山上相逼親

國史纂論 卷之七
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奧，結城親朝。親朝密通于尊氏，以故不肯出援，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親房乃走保關城。時源顯時保大寶城，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師冬乃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喻百端。親朝不應。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書其略曰：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又曰：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當此時，注以汗海水，亦何益也。親朝又辭以兵寡，遂叛降于足利氏。親房

棄城走歸吉野

史論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

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虬蟻
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
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
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
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
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
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
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
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

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
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
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興國六年。兒嶋高德與脇屋義治潛入京。狙擊足利
尊氏不克。走信濃。

庸惜哉。巨勢玄仙曰。高德固有文武之才。而南朝不知登

禎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
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

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尚欲潛身以狙擊大讎。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正平二年秋九月。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率兵三千進攻河內。距金剛山七里。而舍間楠正行將攻矢尾城。謀斷其後。鑿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矢尾煙。以

為敵果攻之。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大呼突出。顯氏大敗。奔保天王寺。十一月。正行邀擊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敗之。餘衆潰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

三年春正月。賊將高師直將兵八萬。侵河內。正行詣行宮。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平強敵。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三。遺言。遣還河內。欲糾合義旅。殄滅兇逆。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方今

師直師泰來犯實臣致力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臣必授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帝引見慰諭之。正行頓首拭淚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記從兵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如意輪堂壁。題和歌而去。遂與師直戰於四條畷。正行分兵爲三隊。勵衆而進。衆咸感激。殊死而戰。賊兵披靡。師直危急。上山六郎代之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既而知非師直。大怒。追擊甚急。與弟正時身被數創。謂賊將終不可得。乃與正時相刺而死。族屬和田正朝等皆死之。

初瓜生野之戰。正行見敵卒多溺水而慙之。使人援之。給衣藥。視養數日。與鎧馬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是悉皆從死。

史論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効也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

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况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卧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

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巨勢玄仙曰：余視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桃井之輩，其第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昏逆，昨日叛。今日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耶？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而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

國史纂言 卷之七
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嶋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侯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夷人，猶為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又曰：楠侯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侯家訓。

所尚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
正平五年，足利直義與高師直師泰有隙，竊謀除之。不克，剃髮號慧源，潛出京師，詣吉野，上書請降。大納言藤原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姓流離，十餘年于今，皆彼凶豎所為。而今窮蹙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報私讎耳。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可平，帝從之。詔直義討尊氏。
禎曰：直義姦克，莫所不至。窘窮無所容身，乃來歸南朝，納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今

受之是養豺狼也使其得志則其為後患也必矣
 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悖理亦甚矣何以正
 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反
 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
 六年二月足利直義與尊氏講和高師直師泰伏誅
 七月直義復叛尊氏北奔于越尊氏欲往討之而懼
 京師空虛為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廢崇光帝迎
 車駕帝不許時赤松則祐在吉野尊氏又因則祐請
 降帝佯許之賜詔書使討直義尊氏乃使義詮尊氏長子

留守京師親率諸將發十一月義詮廢崇光帝及太
 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
 七年閏二月車駕至男山右近衛大將源顯能右近
 衛少將源顯經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入京師與細川
 顯氏細川賴春戰破之足利義詮走近江四月義詮
 犯男山源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等拒戰不利八月
 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百官皆疑
 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眾議不決關白藤原良基
 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臣願當神璽以奉

天朝於是即位改元曰文和

賴襄曰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南朝來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接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

誰罪歟

禎曰義詮既廢崇光帝而降南朝於是二上皇廢主及偽造神器亦皆歸朝廷則宜悔過自新奉車駕而還京師至誠以盡事君之道矣而尊氏亦宜與直義講和而還京師變逆為順一意奉朝廷而朝廷亦命勤王諸將皆休兵則天下治矣而義詮復叛更奉皇子而稱帝于京師何其好亂之無窮也良基以尊氏為寶劍以臣當神璽之言尤妄矣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後白河法皇作備

而後世逆賊倣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足利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直冬為子。正平四年八月。直冬為中國探題。時直義與高師直有隙。師直請尊氏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鎮西。以少貳賴尚女為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石見人三角等亦遙為之聲援。及直義為尊氏所殺。國人皆畔之。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納款於南朝。正平八年九月。以直冬為總追捕使。

史論曰。自神皇馭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為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構難。舉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輒拒蒯聩。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

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青山延于曰。後村上帝以一旅之衆僅保吉野。所恃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款也使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庶張皇威振紀綱也。而帝不能用直冬以梟獍之姿一旦窮蹙歸身朝廷以圖抗父悖逆之甚罪不容誅而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

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悖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秩之是以堂堂朝廷為逋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向使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不響應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平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干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紊而彝倫斁故也。嗚呼為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正平十三年夏四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度量恢弘有

權略見事若遲緩而計畫分明。特長譎詐人無窺其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嘗值八朔將士獻物一時。頌與悉盡。士亦以此為其用。初以人心不服。擁立光明帝。事必稟請。及得志。視之如弁髦。廢立出其意。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為戰爭之區。宮殿焚蕩。盜賊橫行。死者枕籍。而尊氏將士日鬪茶飲博。競以奢靡相夸。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更相吞噬。海內無復寧歲矣。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清盛。賴朝而其罪相均也。

以私怨訴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大內。屠帝都。唆天子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唯其所以得天下者。由能用柔也。當時武夫不屬彼。則屬此。不從此。則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以立劉玄乎。然讓附直義。而闖牆。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

史論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爲一世之雄。讒構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衄。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怒。缺

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

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

帝論功以尊氏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
缺望之心戢翼匿爪伺時釁護良親王知其姦欲
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
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
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
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
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王
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
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喻又陽為不得已遂叛

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為王師所敗倉黃
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歆復熾然恐三軍諱叛
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
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
降回鸞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
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
指喉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九罪惡皆嫁
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
亦狡矣

禎曰。或曰。後醍醐興復之業不能遂焉。尊氏以
兇逆反得天下。何也。曰。天厭皇德也。然則天下何
不歸於義貞。正成之徒耶。曰。二子之徒。其志獨在
復皇室而已。而帝不能用之。以興帝業。反尊寵
尊氏。過二子。尊氏虎狼也。而帝傳之翼。於是乎
尊氏飛騰跋扈。不可制馭。遂繼鎌倉氏而霸于天
下矣。是帝不知人之過也。雖然。非天厭皇德。則
尊氏兇逆。何以得能興霸業哉。

正平二十四年春正月。京師以足利義滿

時年十四為征

夷大將軍細川賴之為執事。賴之竭心輔導。選士之
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以充師友。日啓沃之。又著戒
法五章。以頒示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
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
人。及外和柔而內實傾險。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
驕奢。不循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
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進用。及受納賄賂。妄
薦非才。凡人犯之者。聽無貴賤親疎。互相告發。告者
則有賞書。以授義滿。左右賴之。猶患姦邪之未息。乃

使髡者六人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遊狎詆謔
歌舞巧為迎合名曰童坊又曰佞坊士大夫有類其
行者則指為士童坊衆辱之士大夫往往耻之折節
者頗多

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
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
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
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
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
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霸基也將死擢細川
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
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心輔
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
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吞
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
哉有邦者勿忽諸
禎曰賴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以

碩士臣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佞坊一事則幾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為勸戒也未聞教人為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詛譎諂諛者人主之所悅若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為曷足以為美談邪

正平二十四年楠正儀降足利義滿詣京師始謁義滿義滿命還河內圖吉野建德元年冬和田正武等

起兵討正儀二年八月詔發兵討正儀弘和元年正儀歸順

史論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疆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豎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何面目以見乃父于地下哉可謂無耻之甚者矣

賴襄曰楠正儀之降於賊也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

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鬥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阿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

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竝起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特

為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南。故正儀之為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也。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斃，向

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禎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為存南朝也，非真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

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太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為楠氏深惜乎。

弘和五年秋八月。楠正勝出師討足利氏。山名氏清邀之戰於平尾。正勝軍不利。乃歸。千劔破。此時南軍所守僅千劔破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

八年春二月。畠山義深陷千劔破城。先是足利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遣義

深攻之。義深絕其糧道。城中食盡。正勝及弟正元等出城逃。

夏五月。楠正元潛行入京。欲狙足利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巖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為王室干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盡

一日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為之愧死乎。

禎曰。南朝之命脉。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勲。亦偉哉。

弘和九年閏十月。足利義滿遣大內義弘。六角滿高。至行在。請和。帝許之。於是車駕發行宮。至大覺寺。嵯峨儀衛具備。義滿以為非來降之禮。遣使詰之。帝召見使者曰。朕親奉三神器位號。所繫重矣。理當以乃

君為子。以傳神器。何來曉曉。於是和議殆破。六角滿高曰。南帝之詔。理致明白。神器未歸。則南帝真天子。不當逆命。遂遣滿高。定和。五日。帝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應永元年。尊南帝曰太上天皇。

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南北講和。神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為正統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闕也。後醍醐帝避難。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

國身集詩 卷之七
帝是為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之驅使。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稱朝廷，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為朝廷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變。雖播遷式微之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於將府而徒擁虛器者，猶自有真天子之氣象矣。

後龜山帝對足利氏之使曰：當以乃君為子，以傳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未歸，則南帝真天子也。此言凜凜，有不可犯者。其為正統，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應永元年冬十二月，足利義滿辭征夷大將軍。其子義持代為征夷大將軍。義持年甫九歲，是月義滿拜太政大臣。二年四月，義滿辭官，削髮稱道義。儀擬乘輿，其入朝也，朝貴諸臣皆下殿，躡踞道義所親近者。

稱之曰昵近衆百官畏之

禎曰王室陵替既極武將代興其勢不得不至於此矣向者後醍醐帝之恢復王室也不能收天下之大權而歸之于朝廷舉紀綱振皇威以復先皇之舊而再失天下可勝歎哉雖然王室衰弱非一日自非剛明英特之主何以能起衰運於不絕如綫之日哉保平以降天下大亂世運一變天子守虛位於上將門為政於天下規模一定不可復變矣蓋有邦家者不能當天未亂海內無事

時察幾審微而夙戒遠慮焉而至於勢積不可復救則悔亦何及聖人履霜之戒嗚呼微哉

應永五年義滿定三管領四職斯波細川畠山三氏互任管領稱曰三管領山名一色赤松京極四氏迭為侍所別當稱四職山名一色土岐赤松京極上杉伊勢七氏總謂之七頭鎌倉亦倣之上杉氏稱管領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宇都宮那須八氏稱八館

源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

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倣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輒僭擬皇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往如此。

應永十五年夏五月，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詔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遙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

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絕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

賴襄曰：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倣攝籙清華，欲并名實而

有之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誓之甚貽
 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
 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哉

國史纂論卷之七終

以時大觀公卿大臣皆仰其
 皇聖元氣而漸節風氣故琳
 王室其漢步降其
 八本其氣而漸節風氣故琳
 皇聖元氣而漸節風氣故琳
 王室其漢步降其

